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畫船紀豔

錢江畫舫，夙著豔名。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，若義橋，若富陽，若嚴州，若蘭溪，若金華，若龍游，若衢州，至常山而止，計程六百里之遙，每處多則數□艘，少或數艘；舟中女校書或三四人，或一二人。畫船之增減，視地方之盛衰。停泊處如魚貫，如雁序，粉白黛綠，列舟而居。每當水面風來，天心月朗，杯盤狼藉，絲竹駢羅，洵足結山水之勝緣，消旅居之客感。一個中翹楚，首推觀鳳校書。碧玉年華，綠珠聲價，丰容盛鬋，光彩照人，頎立亭亭，有玉樹臨風之概。工度曲，尤精琵琶。每一發聲，四座傾聽。性嫺雅，無章台習氣。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，娓娓不倦。西江二仰山人隨宦來盈川，平章花月，眼界頗高，獨屢繩觀鳳之美於倚玉生。生素不喜作狹邪游，姑妄聽之，似未深信。中秋之夕，仰山招諸名流宴集江船，強拉生往。時則秋水澄鮮，月明如畫，姬素妝淡服，秀媚天然，生一見傾心，兩情彌洽。華筵既啟，群花紛來，燕瘦環肥，並皆佳妙。飯艸山樵時亦在座，擇其尤豔者，各贈一聯以獎之。贈觀鳳云：「觀山玩水風雙槳；鳳管鸞笙月一觴。」贈蓮棣云：「蓮子團樂徵吉兆；棣花翻反寄相思。」蓮棣生長桐廬，住桐君山下，貌秀麗獨冠一村，鄰家姊妹俱以西施相目。家貧親沒，遂墮風塵，非其素志也。贈檀香云：「檀板金尊，得少佳趣；香溫茶熟，別有會心。」檀香居富陽之小隱山下，亦小家女子，婀娜娉婷，別饒媚態。年止□六，梳櫛才一月耳。贈翠鳳云：「翠袖天寒倚竹；鳳釵春暖替簪花。」翠鳳本錢塘人，住蓮花峰下，小名阿鳳。幼時膚白如雪，人戲以「白鳳皇」呼之。及長，好著綠衣，因名翠鳳。贈沈香云：「沈魚落雁傾城貌；香霧清輝憶舊詞。」沈香乃富春江畔漁家女子，少長，態度苗條，眉目如畫，秀曼風流，迥超儔類，乃使之彈箏、笛、品竹、調絲，一學便成，妙合音節，曲師自歎弗如。山樵於時倚醉微吟，擘箋題句，揮毫染寫，墨瀟淋漓，無不各當其意以去，一時畫舫中傳為佳話。詠花生與觀鳳交尤昵，曾作本事詩上下平三□絕贈之，茲錄二首，以見一斑：

重重香霧護雲鬟，楊柳腰支擬小蠻。
記得秋江明月夜，一樽同賞六朝山。
一溪新漲綠於油，檀板金樽破客愁。
記得日高春睡起，泥人並坐看梳頭。

三陵癡夢生，翩翩濁世佳公子也。慕桐江嚴陵之勝，買棹來游，遍歷花叢，殊少許可，偶遇姬於欄柯山下，奇賞之，謂其秀色可餐，寶光外溢，真得山川靈淑之氣者，流連匝月，纏頭錦費六百緡。生雖奢侈，而姬之美麗亦從可知矣。嶺梅香裡，新船落成，開筵宴客，熱鬧異常，幾於燈火連宵，笙歌徹夜，曾經滄海客贈以一聯云：「倘遇詠花人，不妨載酒；劇憐浣紗女，終須泛湖。」蓋中寓惋惜之意，情亦深矣。

同時有蓮棣者，與觀鳳年相若，名相埒，素面生嬌，自饒馨逸，性靜穆，寡言笑，如幽閨處女，不求人憐而人自憐之。客或入一遊語，面發不能答。篷窗多暇，刺繡自娛。詠花生眷愛尤深，芳情密締，綺語遂多，所作《蓮溪行》一篇，為時傳誦。其詩云：

玉宇淨如洗，星影銷□槍。
涉江攬秋色，花陰藏畫□。
青溪有小妹，泛宅波中央。
一笑生百媚，俗慮消吟腸。
相對各無語，羅襦聞幽香。
羊燈明綺夕，鸞釵豔新妝。
觴政不嫌虐，慙慙催酒忙。
銀箏斷復續，珠喉清且長。
夜靜霜柝急，綠波生微涼。
曲終月墮水，汀雁飛成行。

蓮棣得詩甚喜，置之粉鏡奩之側，時時吟誦，亦可〔謂〕深於情者矣。他如宮妹之俊爽不群，風流自喜；鳳玉之丰神旖旎，意態溫柔；蘭仙之嬌小玲瓏，動人憐惜；喜歡之面面圓到，落落大方；竹英則□五盈盈，聰明絕世；雲棲則華妝，婉婉宜人；高鳳則秀麗天成，不假妝飾；香媚則宛轉周旋，曲如人意；皆畫船後起之秀也。

丁亥四月初旬，天南遁叟作西泠之游，泛舟於六橋三竺間，蓼紅荇碧，點綴生新，諸同人邀飲於三潭印月。剛值浴佛日，士女■至，幾於袂雲而汗雨。俞樓外一酒家，買醉者無隙座。遁叟厭其囂，乃往靈隱。輿中見四山環合，蔥蔥撲人，不禁叫絕。既至，飯於方丈，蔬筍絕佳。方偕同人散步寺前，瞥見魚軒絡繹而來，中有二女，裝束豔冶，殆不類良家，珊珊詣大殿禮佛。遁叟視其一丰神淡遠，態度娉婷，秀靨承顙，長眉入鬢，其一秀麗天生，自饒柔媚，雙瞳點水，兩頰泛霞，鬥媚爭妍，堪稱雙絕。同人中有相識者，曰：「一為倩珠，一為漱玉，畫船中姊妹花也。君既贊賞，今日何不即往錢塘城外一遊？」遁叟以明晨返辭之。二女遊戲既畢，遂出登輿，見遁叟襟邊繫一紅花，牽簾時不禁向遁叟嫣然一笑。同人謂遁叟曰：「君豔福幾生修到哉！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，亦足以消魂矣。」

翌日，遁叟解維啟行，夕泊臨平，孤枕不眠，一燈如豆，擁衾小坐，頗有倦意。忽見僕人持柬來邀，視之，則程姚兩君招往畫船小飲也，並云日間二美人已代致之矣，翩然而來，待君已久。遁叟遂乘飛而行，電掣飆馳，其去若駛。俄頃已至，竟登畫船，程姚兩君迎於船頭，二妹果在。詢其姓字，一曰繡雲，一曰韻芬，並餘杭人而生長於錢塘江上者也。韻芬顧叟而笑。繡雲曰：「睹君之面，似曾相識，不知從何處見來。」韻芬曰：「日間見之於佛殿中者，非耶？」繡雲恍然，拍掌稱奇。韻芬曰：「頃邂逅於寺中，茲笑言於江上，詎非前因？」二妹皆昵就叟，韻芬屬意尤深。叟擁置之膝，韻亦不拒，柔情婉變，有如飛燕之依人。因欣然謂韻芬曰：「今夕殆將償日間一笑之緣乎？」爰絮問家世，乃知韻芬出自良家，頗嫺書史，早入章台，非其所好也。叟曰：「卿既能詩，何不袖攜夙稿，示我一觀？」韻曰：「稿存兒所宿船上，非自往取，不能得也。請避人共往船頭，佯作玩月，吟與君聽，何如？」叟許之。韻曼聲吟哦，自諧音律。《消夏》三絕云：

水晶簾外曉涼時，懶把牙梳理鬢絲。
准踐檀郎花後約，緘書欲報怕人知。
何處風來菡萏香，一番雨過一番涼。
午餘繡罷渾無事，起看庭花影半牆。
階陰簷卜手曾栽，瓶裡雙頭茉莉開。
隔檻風過竹梢動，偏疑人為採花來。

《初秋》二絕云：

秋花石畔故開遲，新月窺人恰半規。
自有茶瓜供消遣，當風枕簟未眠時。
蟲聲咽共窗前竹，月影潛移牆上花。
殘露無聲人籟寂，當天閒看玉繩斜。

叟曰：「雖是小詩，頗有思致。」語甫罷，而繡雲自艙內出。轉詢可作詩詞否？繡雲曰：「兒是俗人，不解掉文袋。若肯收作絳帷女弟子，授以秘傳，作亦非難，恐今之都知錄事輩，不足數也。」叟見其性情慧警，教以作詩之旨，繡雲傾聽樂甚，頗有所悟。而程姚兩君來催入席，循環歡飲，酒罄無算爵。叟拇戰輒負，繡、韻二姝，爭為之代。叟顧而樂之，曰：「此雖南面王不易也！」席散更闌，叟不得歸，乃偕二姝共睡，左擁右抱，談詩達旦。繡雲曰：「昨夕夢中亦得一詩，不知可否。」叟令誦之。即吟云：

豆花香細月微明，小院新涼絡緯鳴。

猶憶夜深渾未睡，一燈籬角捕秋聲。

叟不覺拍案叫絕。韻芬曰：「通夕不眠，茲始朦朧睡著，乃又被君驚醒，抑何惡作劇哉！」以手擊叟頭，叟遽然而覺，則此身仍在臨平船中也。噫嘻！錢塘江上畫船風景，誠不數珠海燈痕，秦淮月色也。

【完】